

要闻

AI技术大幅改变创作领域“游戏规则”，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挑战——

是人在创作，还是AI

调查与思考

疑问

- 一边是AI技术在创作领域的广泛应用，一边是侵权纠纷的频繁发生，AI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“跷跷板”，该如何保持平衡？

调查

- 侵权主体高度分散、侵权内容快速复制、维权成本几何级上升，是当前AI侵权三大难题。
- AI生成内容可能涉及的侵权种类很复杂，司法判例成为破解争议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- 当“数据饥渴”遇上“规则真空”，在国家法律框架尚未完全明晰的情况下，需地方以制度创新积极蹚路。

思考

- 技术不是侵权借口，更应成为保护工具，应通过数字水印、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方式，从源头规范数据库。
- 各平台应完善规则体系，建立AI内容识别机制，完善投诉处理流程，在输出端限制侵权行为。
- 行业协会要发挥作用，统一组建“作品池”，以集体授权等方式明确AI训练数据合法使用边界与收益分成机制。

■ 今年4至6月，全国“清朗·整治AI技术滥用”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小程序、应用程序、智能体等AI产品3500余款，清理违法违规信息96万余条，处置账号3700余个。

■ 我省创设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举措，目前已受理省内外企业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申请5万余件，登记发证2万余件，涵盖企业、产业、科学和公共授权运营等数据，覆盖83类行业，辐射27个省（区、市）。

制图:潘泓璇

要作用的AI训练，所需的海量数据就鲜少获得授权。”一名技术公司员工向记者透露，该领域尚处灰色地带，“很多公司不会清晰告知用户‘输入内容可能被用于迭代训练’，著作权法也未对AI训练设立明确条款，大家就以‘合理使用’为由，游离在‘侵权’边缘。”

“一方面是责任链条断裂，另一方面是授权机制缺位。”杭州知识产权法庭庭长王江桥指出，侵权主体高度分散、侵权内容快速复制、维权成本几何级上升，是当前AI侵权三大难题。

AI技术的迅猛发展，使创作门槛大幅降低、创作素材极大丰富、创作效率显著提高，但也使侵权争议进入高发期。

据中央网信办数据，今年4至6月，全国“清朗·整治AI技术滥用”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小程序、应用程序、智能体等AI产品3500余款，清理违法违规信息96万余条，处置账号3700余个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图片、文案、视频、动画、音乐等都是“被AI”的重点领域，争议集中在版权归属、作品是否抄袭及数据来源是否侵权等。

而让许多创作者感到无奈的是，不少侵权行为明明看得见，却奈之若何。

网络写手卓然曾耗时两年写了一部科幻小说《星尘之外》。不久前，她发现自己的作品被人“喂”给AI，生成出情节、人物相似的连载小说，堂而皇之挂在付费阅读区。她按平台规则提交维权证明、对比表，45天过去，对方只下架了其中两章。“有人建议我打官司，但一张律师函要2000元，文章收益不过1800元。”卓然苦笑。

同样的无力感，义乌电商从业者王果果也体会深刻。“有了AI，‘李鬼’比李逵都有底气。‘洗’一遍内容，查重率不到10%。”她给记者现场演示。

今年6月，王果果发现自己设计布置的网店被人用AI“一键搬家”，详情描述和图片十分相似，直接影响网店销量与口碑。“我连续投诉17次，但‘李鬼店’至今还在。”她咨询律师，对方也很无奈：是不是“实质性相似”较难判定，算法开发者、AI提供方、应用运营商、用户“谁担责”也难厘清。

记者联系多家互联网平台，相关负责人不约而同表示，这些情况确实难监管：“除明显侵权外，平台对不少作品较难判定是否侵权，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法律风险或舆论争议。”

事实上，大量疑似侵权行为，还藏在“规则”背后。

“对AI技术发展与应用有至关重

持依法治理、智能向善的基本原则，这些典型案例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助推优化AI治理。”杭州中院院长唐学兵说。

至于反映较多的平台责任问题，今年2月的“AI奥特曼”侵权之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被告杭州某智能科技公司是某AI平台运营主体，法院判决平台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帮助侵权行为。

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沙丽说，素材上传和内容发布都是用户，即便无法认定平台构成直接侵权，但平台主观明知或应知存在侵权但放任侵权，未尽到管理者责任和注意义务，应认定构成间接侵权。

多次参与审理AI案件的杭州中院法官王玲也认为，AI技术是中立的，但不意味着AI技术的应用也是中立的，要防止以“技术中立”为幌子，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技术滥用行为。

2023年8月，我国公布施行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规定了生成式AI服务的基本规范。但具体操作中，还需地方以制度创新积极蹚路。

今年7月，杭州中院发布相关意见，明确6类AI典型纠纷的裁判理念，从规则引领、机制创新、体系建构等完善全链条司法保障，成为浙江首个有关AI的司法保障意见。

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方面，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率先探索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，推动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写入《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》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，创新提出将具有智力成果属性和实用价值的“算法规则+数据集”界定为数据知识产权，突出保护数据处理者的合法权益。

广东高院出台相关意见，提出要根据合同约定、各参与主体实质性贡献、智力投入等，依法认定AI生成内容的权利或权益归属。

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发布通知，明确禁止直接提交AI生成的专利申请文本。

“与其在AI侵权后‘救火’，不如提前搭建规则框架。”浙江专橙律师事务所律师郑骑峰说，这些实践中形成的“经验包”，将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。

平衡，是为了把蛋糕做大

短视频博主艾佳最近“火”了：她借鉴其他博主短视频的背景音，用AI重

新剪辑创作动画《机械猫咪》，在海外视频网站获得百万播放。

有人质疑“不是原创”。“AI只为我提供了灵感，背后真正创作的还是我。”艾佳说，“以‘维护原创’之名打压艺术二次创作，会让创新者束手束脚，影响行业发展。”

一边是原创者的权益失守，另一边是创新者的边界困惑。“很多时候，AI如同暗箱，创作者难以知晓自己的作品是否被纳入，使用者也很难溯源数据信息。”浙江省律协知识产权委副主任毛爱东说，这种信息不对称，让侵权行为变得隐蔽而普遍。

如何在AI技术创新、应用蓬勃发展的浪潮下，更好激发而不是遏制人的创造力？

平衡，是为了把蛋糕做大。要从根本上破解AI内容生成困局，离不开一个公开公正、安全可控的良好生态。

其一，通过数字水印、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方式，从源头规范AI数据库。

“技术不是侵权借口，更应成为保护工具。”有专家提出，数字水印、区块链等技术本就具备强大溯源与追踪能力，应以技术规范技术。

日前，记者在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中心看到，一名企业主正提交一份“AI数据集”登记证书，上面清晰标注权利人、数据规模、授权范围和追溯码等。这是浙江创设的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举措，意味着这些数据有了“电子身份证”。

“目前已受理省内外企业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申请5万余件，登记发证2万余件，涵盖企业、产业、科学和公共授权运营等数据，覆盖83类行业，辐射27个省（区、市）。”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这既能保护数据权益、激励数据创新，又能推动数据供需匹配、促进数据流通复用、实现数据要素价值。

对AI生成合成内容进行标识已成国际共识。今年9月1日起施行的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》，就标志着我国将标识工作推进至实践层面。

其二，平台应承担相应责任，在输出端限制侵权行为。

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张伟君提出，应树立“宽进严出”理念，对数据输入、训练行为的侵权认定，采取相对宽松包容的认定标准；对生成内容输出、使用行为的侵权认定，则相对从严。

不少专家强调，作为AI内容传播“把关人”，平台不能逃避监管责任，应尽快完善规则，如建立AI内容识别机制，对疑似侵权作品进行拦截；完善投诉处理流程，为创作者提供“绿色通道”；公开AI使用规则，明确用户权利与义务。

调查发现，已有平台上线“AI创作助手”，自动检测生成内容与已有作品相似度，超过阈值就提示用户修改。

其三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提升创作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。

美国作家协会一项调查显示，超九成作家认为，AI在用其作品时应向创作者付费；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支持建立集体授权制度。

“要在浩如烟海的数据中主张权利，个体创作者面临诸多困境。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赵瑜认为，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应发挥权利整合与协商的枢纽作用，如统一组建“作品池”，明确AI训练数据合法使用边界与收益分成机制，以集体授权模式降低单人交易成本，提高版权流转效率，并积极组织培训等，帮创作者适应技术变革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新环境。

挪威画家爱德华·蒙克曾说：“我一点也不担心摄影会取代绘画，因为我画的都是有血有肉、敢爱敢恨、有灵魂的人。”

作为新生事物，AI生成内容引发争议在所难免，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，创作源于人、为了人、属于人的基本属性并不会变，也不能忘。

砥砺奋进七十载 天山南北谱华章

本报新疆9月8日电（记者 吴柯沁）“浙江人就好这一口！”8日下午，“砥砺奋进七十载 天山南北谱华章”大型集中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进新疆库尔勒市阿瓦提乡，种了二十多年香梨的其盖克其克村村民田海生乐呵呵地对记者说。在他身后，35亩的香梨园丰收在即，树枝头被一颗颗拳头大小、青绿色的香梨压弯。记者接过一颗咬下，薄薄的果皮，肉嫩味香，汁水四溢。

库尔勒有1300多年的历史。因地处天山南麓、塔里木盆地北缘，阳光充足、昼夜温差大，加上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冰川融水滋养，种植出来的香梨拥有独特的清甜与细腻，被誉为“梨中珍品、果中王子”。2025年，库尔勒香梨品牌价值达170.04亿元，成为新疆林果产业闪亮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“现在种梨讲究标准化，品质比过去提高了很多。”田海生说，以前直接把农家肥堆在地里，现在经过统一发酵，再用施肥机均匀撒播。

修剪也有新门道，他指着被修剪掉主干的梨树告诉记者：“这是‘开心型’修剪法，不让树往上直蹿，而是让枝条向四周长，阳光充足，梨子又大又甜。”

品质提升，价格也水涨船高，以前亩均净收入三四千元，现在到六千元甚至一万元。目前，库尔勒市的香梨种植面积96.7万亩，今年预计产量达120万吨，9月20日左右将进入正式采摘期。

据库尔勒市香梨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盛振明介绍，过去采摘下来的香梨主要靠本地农贸市场和批发商销售，这些年梨农纷纷拿起手机直播，当起了“网红梨农”，当地还组建了专业电商团队，电商渠道销售占比已攀升至20%。

浙江是库尔勒香梨的消费大省，多的时候一年能“吃”掉12万吨。而此前，一颗香梨从库尔勒运到浙江要走上四天三晚。近年来，通过冷链物流，以及设置在杭州、嘉兴、金华等7地的前置仓，浙江消费者下单后次日甚至当天就能收到香梨。放眼全国，98个前置仓、295个城市销售网点的布局，也让库尔勒香梨能以最快速度送达全国消费者手中。

不仅在国内“吃得开”，库尔勒香梨还走出国门。去年，库尔勒香梨打入中亚五国市场，借助“属地直通”模式，搭上货车的库尔勒香梨无需“换乘”，申报、查验、放行“一次完成”，通关时间压缩30%，物流成本下降15%，一个月就卖出一万吨。目前，库尔勒香梨已远销34个国家和地区，年均创汇约3000万美元。

此外，库尔勒还投入使用全国首条香梨自动化分拣线，8小时可精准分拣20吨、12种规格的香梨。全市6家精深加工企业一年消化1.4万吨次果，开发出秋梨润肺膏、香梨棒棒糖等25种产品。从种植到加工，从国内到海外，库尔勒香梨已形成集种植、贮藏、加工、销售、运输、包装于一体的产业化格局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20余万人增收致富。

丽水:红色旅游潮起来

本报讯（记者 邬敏 县委报道组 朱敏 通讯员 陈艳燕 邹海霞）日前，群山环抱的丽水市庆元县百山祖镇斋郎村充满欢歌笑语。一批来自上海的游客在该村工作人员指导下选取角色、熟悉剧情、快速换装，在红色实景中，开启了斋郎战斗遗址剧本游。

当年红军挺进师打响“斋郎战斗”的革命老区村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红色军旅小镇，会龙桥、红军战斗指挥部旧址、牧牛场战斗遗址等18处红色遗迹星罗棋布。村里投入1400余万元建成红军广场、红军医院、红军讲堂等项目，推出丽水首个革命遗

址地实景剧本游，解锁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新玩法。

斋郎村党支部书记叶伙有告诉记者，目前，村里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1000余批次，接待游客量超5万人次，带动经营性收入近100万元。

不止沉浸式剧本游，山乡文旅正解锁更多发展可能性。

丽水以“跨山多联”党建联建为抓手，统筹全市533处革命遗址建立保护传承项目库，共打造省市级红色研学基地125个、红色旅游点31个、红色精品线路10条、红色美丽村庄100个。

舟山:赛事流量变“留”量

本报讯（记者 沈晏 通讯员 程碧雯）赛场内，来自全国各地的130支青少年足球队伍全力拼抢；赛场外，随行的亲友团游山看海，一周内消费近200万元。不久前落幕的安吉赛·东海云廊杯舟山海岛冠军赛，引爆了一场消费狂欢。

依托海岛资源禀赋，今年以来，舟山创新打造“体育+文化+旅游”多元业态融合模式，让参赛者在赛后成为游客的同时，自发推介舟山，带动二次消费热潮。今年1至7月，舟山累计接待游客约140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3.9%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.7%，其中限上社零同比增长11.6%，位居全省前列。

从地方特色赛事到国际大型赛事，舟山以“一次比赛，多日停留，一人比赛，多人消费”为路径，持续上新特色市集和文旅活动，不断提升游客在地体验感。7月初，“定海古城家宴·啤酒季”以美食搭配非遗杂技、鱼灯巡游等特色展演，吸引客流超12万人次，带动消费超380万元。

三门:青蟹寄递有标准

本报讯（记者 潘璐 许峰）中秋国庆临近，又到了品尝青蟹的最佳时节。

经过20多次修订后，日前，三门县邮政管理局联合三门县农业农村局正式出台《三门青蟹寄递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》，标志着三门青蟹寄递从此有了“官方标准”。

此前，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，青蟹寄递的商户或养殖户相对弱势，而生鲜寄递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意外，加上寄递商户和快递公司的协议不够细致，快递企业也存在赔付流程长、分公司和总部认定不同等问题，导致商户、购买方、快递之间纠纷与责任难以认定。

此次出台的《三门青蟹寄递服务规

范（试行）》，对寄递包装标准、寄递的时效、理赔责任认定、理赔流程以及赔付金额标准等进行统一规定，旨在破解常年困扰养殖户的运输损耗大、理赔鉴定难等问题。

“有了这个规范，以后我们养殖户在快递和理赔上就方便多了。”三门青蟹养殖户叶显勇表示。

浙江正在挖掘地区特色农产品资源，助力“土特产”多维度增值，而杨梅、枇杷、大黄鱼、竹笋等特产都需要更快、更好的寄递物流网。三门县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黎贤首表示，将通过清晰的标准、可落地的流程，探索出一条“特色农产品+规范寄递”的路子，服务好本地产业，也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。

王基信同志逝世

本报讯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基信同志，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5年8月22日在杭州逝世，享年78岁。

王基信同志是山东省威海市人，1968年4月参加工作，197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山东省文登市周氏中学教师，威海市凤林公社团委书记、

党委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，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、检察员，上城区委副书记、组织部部长，拱墅区委副书记，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副检察长、检察长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等职。



看，天上有个月亮

9月8日凌晨，市民游客在杭州柳浪闻莺公园观赏、拍摄月全食。食甚阶段，月亮呈现出暗红色。

本报记者 徐彦 摄

